

中山革命 在香港

(1895—1925)



責任編輯 任秀雯
書籍設計 陳務華

書 名 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
著 者 莫世祥
出 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 1304 室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Rm. 1304,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 3 號 6 字樓
版 次 2011 年 7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16 開（170mm × 238mm）452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123-4
© 2011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中山革命 在香港

(1895—1925)



序言

莫世祥教授的力作《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即將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這是向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奉獻的一份厚禮。

作者在前言中有一段話：「對於孫中山在世期間領導的中國革命運動，中國內地的歷史著作曾經稱之為舊民主主義革命，以區別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並且以 1919 年的五四運動，作為區分這兩種革命的分界線。即 1919 年五四運動之後，就只有新民主主義革命。這種一刀切的敘述框架，在 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已經被中國內地新出的歷史著作所放棄。」其實，作者本人就是最早突破這種陳舊框架的先驅者之一，而其代表性的著作就是在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撰寫的《護法運動史》。

早在 20 多年以前，作者就在《護法運動史》一書中，通過自己的大量實證研究，論述所謂舊民主主義革命並未隨著辛亥革命以後的一系列失敗而驟然宣告結束，反而在五四運動中得到延續與復蘇。所以我在當時就充分肯定這種敢於創新的學術膽識，明確指出《護法運動史》出版的意義已經超過護法運動史自身的範圍，它將為整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與視野。

時隔 20 多年，我們作者在作者的新著中仍可看出他持續革故鼎新的努力。我想，他現在把孫中山領導的跨越 19、20 兩個世紀的革命運動，乾脆概括為「中山革命」，大概也正是為了糾正過去以五四運動為絕對界標，把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截然兩分的偏頗。「中山革命」自有其歷史主體，宏觀把握，縱橫論析，揮灑自如，遂成為這本新著的風格特點。

「中山革命」與香港關係十分密切，在香港的活動尤為豐富多彩。孫

中山在香港完成了自己的西醫學業，1895 年在香港建立了興中會總機關。只是由於策劃廣州起義失敗，才被迫長期離開香港，直到 1911 年 12 月下旬才經由香港回國。1905 年在東京成立的同盟會，仍然以香港為推動革命的海外基地。而在其後成立的中華革命黨和中國國民黨，也始終以香港作為反袁、護國、護法等歷次革命運動的重要依託。香港為中國培育出一代革命偉人，並且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策源地。把香港視為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搖籃與辛亥革命的源頭之一，已成為多數學者的共識，而且並非言過其實。世祥長期在廣州、深圳執教，對香港研究興味特濃。從深圳大學退休以後，又應聘到香港樹仁大學工作，正好可以結合文獻鑽研與實地觀察為一體，更為深刻地認知香港，特別是認知孫中山與香港的歷史。以辛亥革命史資深學者身分，在香港潛心撰寫《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可謂正得其所。

喜逢辛亥百年大慶，但我從去年以來，中外各地盛情邀約太多，自覺已經「被消費」殆盡，心力頗為交瘁。作者索序，付梓期迫，只能略綴數語以應，尚祈著、編、讀者鑑諒！

章開沅

辛卯盛夏於武漢桂子山麓

目錄

序言 3

前言 9

第一章 | 君憲革新的濫觴 15

第一節 君憲主張泛香江

香港開埠後的社會變遷 / 16 王韜的君憲主張 / 19

何啟、胡禮垣的君憲主張 / 24

第二節 輔仁文社成立

輔仁文社的性質與主張 / 32 輔仁文社的成員 / 35

第三節 孫中山的早期政見

就學香港形成的政見 / 42 兩次上書 / 53

第二章 | 造反舉義的嘗試 61

第一節 成立興中會

興中會成立及其章程 / 62 香港興中會的組成 / 67

第二節 乙未廣州之役

準備起義 / 72 密謀敗露 / 79 港府放逐 / 83

第三節 「兩廣獨立」與庚子惠州起義

風雲際會 / 91 密謀「兩廣獨立」 / 99

庚子惠州起義 / 111 楊衢雲之死 / 121

第四節 反省善後與孤注一擲

孫中山反省善後 / 128 謝纘泰與洪全福起義 / 131

第三章 | 共和革命的潮流 143

第一節 抉擇共和革命

走向共和革命 / 144 成立中國同盟會 / 151

同盟會在香港的組織沿革 / 154

第二節 同盟會在香港的革命活動

策應內地革命起義 / 159 組織內地暗殺活動 / 174

與港英政府周旋博弈 / 180

第三節 同盟會在香港的宣傳活動

報刊宣傳 / 192 戲劇宣傳 / 203 學校宣傳 / 206

第四節 同盟會在香港的財務籌款活動

同盟會在香港的財務活動 / 211 香港黨人捐助革命 / 215

第五節 香港與辛亥廣東光復

「京陷帝奔（崩）」 / 224 香港與廣東光復 / 231

第四章 | 民國建設的憧憬 245

第一節 辛亥孫中山返國抵港

武昌起義後孫中山的行蹤 / 246 孫中山返國抵港 / 249

第二節 民國建設的藍圖

民初孫中山香港之行 / 253 民國建設的藍圖 / 259

「國家社會主義」的構想 / 263

第五章 | 捍衛共和之革命再起 269

第一節 風雲突變

「二次革命」與港商向背 / 270 暗殺孫中山 / 276

港督遇刺及其秋後算帳 / 280

第二節 護國運動在香港

中華革命黨在港策動廣東討袁 / 288 中華革命黨在香港海員中的活動 / 303

護國運動期間的港商向背 / 310

第三節 護法討桂之役在香港

護法運動與討桂之役 / 315 伍廷芳攜「關餘」出走 / 318

討桂之役在香港 / 325

第四節 「工人總統」和香港海員大罷工

「工人總統」與香港海員工會成立 / 329 香港海員大罷工與國共兩黨 / 335

第五節 護法討陳之役在香港

孫中山廣州蒙難 / 348 外交密件在港大曝光 / 353

護法討陳之役在香港 / 356

第六節 1923 年孫中山香港之行

會晤港督司徒拔 / 361 在香港大學演說 / 364

會見香港工商界人士 / 368

第六章 | 國民革命的初瀾 375

第一節 香港「報變」

國民革命的興起 / 376 中共黨人策動《香港新聞報》停工 / 384

國民黨人策反《香港新聞報》 / 387

第二節 廣州「赤化」與港商分化

香港報刊渲染廣州「赤化」 / 394 廣州商團事變與港商的向背 / 397

第三節 「和平、奮鬥、救中國」

1924 年 11 月孫中山過港北上 / 408 孫中山逝世後的香港哀思 / 413

後記 420

大事記 427

參考文獻與論著 440

前言

在近代，只有一座城市，憑藉其剛剛形成的連接中外政治、經濟、文化的優勢，成為推動中國繼美國之後創建世界上第二個民主共和國的革命策源地。

這座城市，就是香港。

在中國，只有一個人，通過其鏗而不捨的奮鬥和領袖群倫的感召力，最終喚起香港各界愛國人士，共同將已經被清朝割讓給英國進行殖民統治的香港，與中國內地興起的共和革命運動緊密連結在一起。

這個人，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文，即孫中山。

孫文（1866-1925），出生於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幼名帝象，成年後定名文，故其函電、文告多自署孫文。孫文初字日新，1886年師從區鳳墀學習國文，遵囑改為「逸仙」（Yat-sen）。此後，他在英文的函電與著述中，多自稱孫逸仙（Sun Yat-sen），此名號遂流行於海外。

至於「孫中山」的來歷，則有兩段典故：1897年，孫文流亡日本橫濱，投宿旅館時，陪同他的日本友人平山周記起方才經過中山侯爵邸宅，便在旅館登記名簿上，寫上「中山」二字，孫文「忽奪筆自署『樵』，曰：是中國山樵之意也。」^[1]從此，「中山」稱謂逐漸流行。其後，最先將「中山」作為名號，與「孫」姓連結在一起的人，是清末在內地最早譯介孫中山反清事蹟的章士釗。他回憶說：「顧吾貿貿然以『中山』綴於『孫』下，

[1] 據平山周致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函，轉引自莊政：〈孫文學說名字號考述〉，《近代史資料》總98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第251頁。

而牽連讀之曰：孫中山。始也，廣眾話言；繼而連章記載。大抵如此稱謂，自信不疑。頃之一呼百諾，習慣自然。孫中山、孫中山云云，遂成先生之姓氏定型，終無與易。」^[2] 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孫中山的稱謂在中國廣為流行，其中包含時人避免對孫文直呼其名而表達的敬意。

不過，當代有史家反對在歷史著作中繼續使用約定俗成的「孫中山」稱謂。有學者從語法上提出質疑，認為「中山」是日本的姓氏，不應和中國的姓氏「孫」相連。對此，台灣學者李雲漢反駁說：孫中山當初在「中山」二字下加一「樵」字，寓中國山樵之意，並不認「中山」是日本姓。^[3]

資深美籍華人學者唐德剛則從史料依據上提出質疑。他在所著《晚清七十年·論孫文思想發展的階段性》中說：「『孫中山』之名為今日世俗所通用。但是被稱為『中山先生』的這位先生本人，卻一輩子未嘗自稱為孫中山。」「所以我們今日用中山之名來為他開個紀念會，固無不可，但是史家正式執筆為他紀事或作傳，則該用他的本名『孫文』，不該用『孫中山』了。」

有道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唐德剛誤認為孫中山「一輩子未嘗自稱為孫中山」的說法，失誤於太過武斷。實際上，孫中山在清末期間，不止一次地在其本人發出的信函上自署「中山」（Chung San）。^[4] 既然孫中山自己都使用過「中山」的稱謂，本書及其他歷史著作自然也就可以延續民國以來形成的習慣，尊稱其為「孫中山」。

[2] 章士釗：〈疏《黃帝魂》〉，《辛亥革命回憶錄》第 1 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第 243 頁。

[3] 參見〈中華民國開國史〉，《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 2 冊，台灣：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1985 年 12 月，第 23 頁。

[4] 見《孫中山全集》第 1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 480、482-485 頁等。

青年時代的孫中山在香港接受何啟、胡禮垣等人的君憲革新思想的政治啟蒙，由此而奠定日後他在日本完整提出共和革命主張和三民主義思想的最早基石。從革新是革命的先導這一歷史演進規律來說，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最先起源於香港。

1895年，已經在香港完成中學與大學的孫中山，將其於1894年在美國檀香山創立的中國第一個反清革命組織——興中會遷到香港，聯合先前由香港華人知識精英創立的中國近代第一個愛國政治團體——輔仁文社，合組興中會總會。隨即在廣州發動第一次武裝起義，拉開興中會反清起義的序幕。1905年，孫中山等人在日本東京創立中國同盟會，香港從此成為革命黨人策動內地共和革命的海外基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創立中華民國，孫中山其後建立的中華革命黨和中國國民黨繼續立足香港，推動內地開展反對軍閥獨裁、捍衛民國共和的革命運動，從而促使香港始終和民國初期的南方革命中心——廣州保持緊密的政治聯動。

對於孫中山在世期間領導的中國革命運動，中國內地的歷史著作曾經稱之為舊民主主義革命，以區別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並且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作為區分這兩種革命的分界線。即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就只有新民主主義革命。這種一刀切的敘述框架，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已經被中國內地新出的歷史著作所放棄。

有鑑於此，本書另以「中山革命」的概念，概述孫中山在1895至1925年間領導中國革命運動的全個過程。其中包括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國運動（孫中山稱之為「三次革命」）、護法運動（孫中山稱之為「四次革命」），以及國民革命的初起階段。

本書取名《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敘述清末民初期間孫中山及其創立的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在香港持續推進中國革命的30年歷程，研究孫中山及其部屬在香港堅持革命活動的重大事件與運作機制，揭示孫中山與香港知識精英、華人富商、勞工階層、學生

群體以及港英政府的關係演進，展現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發展軌跡及其在香港的迴響。

香港及中外史學界已經出版和發表眾多研究辛亥革命在香港的中英文論著，本書因此深受裨益。本書或有「一得之見」的是：延續前輩學者未盡的研究，詳細探討孫中山、楊衢雲、謝纘泰等興中會要員對於君憲革新和共和革命的政見，揭示興中會曾經在君憲革新和共和革命的二元選項中，最終作出擇一決定的政治轉變。此外，本書還較為詳細地敘述同盟會在香港的革命、宣傳和籌款活動及其與香港政府的博弈，香港商人資助歷次革命的狀況，以及孫中山在清末民初四次遭到港府頒令禁止入境之後，仍然設法進入或途經香港，指導在港革命黨人開展活動等情形。

民國成立以後，香港是否還繼續保持先前作為中國革命海外基地的地位？孫中山創立的中華革命黨和中國國民黨如何在香港開展活動？香港與後來成為國民革命中心的廣州關係如何？中山革命在香港的社會基礎發生甚麼變化？對於這些問題，至今的香港史書都極少涉及。本書依據前人較少利用的檔案和報刊等史料，一一展開論述，以期拾遺補闕。

26年前，即1985年，筆者有幸師從華中師範大學校長章開沅教授，攻讀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的歷史學博士學位，得以濡染章門學派利用檔案、報刊等翔實史料，客觀揭示歷史真相的學風，從而為本書的研究和寫作積累資料，奠定基礎。在此，謹向尊敬的開沅師致以由衷的謝忱！

將近20年前，即20世紀90年代初，筆者有幸獲得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主任吳倫霓霞教授的邀請，到該系作學術訪問研究，開始進行香港史的入門研討。90年代中，筆者還有幸應邀到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作學術訪問研究，隨後得到香港大學歷史系主任陳劉潔貞教授的指點。這兩位女教授於香港史研究建樹良多，依靠她們的指點和幫助，筆者才得以開始探究香港的歷史和現狀的學術旅程。在此，謹向她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13年前，即1998年，筆者離開執教10年的廣州暨南大學，轉而任教

於深圳大學，並將研究的視野從歷史轉向現實。4年前，即2007年，筆者應聘香港樹仁大學，重執歷史學舊業。竊以為此種經歷，可謂對歷史學的離異與回歸，有助於從更加超脫的角度，反省過往的歷史。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得到香港珠海書院文學院院長胡春惠教授的指教；得到香港同事周子峰博士慷慨提供積累多年的大批歷史資料；得到重慶王晶女士和她的父親撥冗複印並郵寄史料；得到廣州學友王傑、桑兵的啟發，以及深圳朋友蔡惠堯的贈書。在此，一併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最後，還應該感謝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依靠他們及時的編輯和出版，本書才能呈現在讀者面前。

莫世祥 撰於深圳梅林與香港寶馬山

2011年5月18日

第一章 | 君憲革新的濫觴